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, abstract landscape. It features large, rounded hills in shades of brown, tan, and pink. In the upper left, there's a small yellow circle and a larger pink shape. In the center, a large, light pink, teardrop-shaped cloud or smoke plume rises. Below it, a small pink lotus flower grows from a cluster of dark green, pointed hills. In the foreground, a blue body of water reflects the sky. Two small, dark silhouettes of people are walking on a path that leads into the water.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water, a small dark silhouette of a duck is visible.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rtistic, with a focus on organic shapes and a muted color palette.

鸭如花
迟子建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鸭如花
迟子建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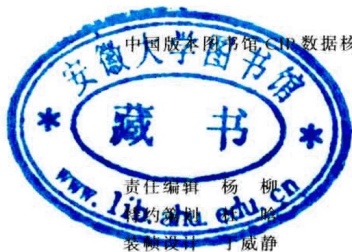
鸭如花/迟子建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
2013

(迟子建中篇小说编年)

ISBN 978-7-02-010195-5

I. ①鸭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75800号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200千字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10.25
版 次 2014年8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0195-5
定 价 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自序

。当我对中篇小说一无所知的时候，我写作了《北极村童话》，那是一九八四年春天，大兴安岭正在解冻，路上满是泥泞，又满是春光。二十岁的我没有多少知识的底蕴和生活的积淀，有的是满脑子的幻想和一身的朝气。写它的时候，并没有考虑到篇幅的长短，只是信马由缰地追忆难以忘怀的童年生活，只觉得很多的人和事都往笔端冒，于是写了外婆就想起了湿漉漉的夏日晚霞，写了马蜂窝又想起了苏联老奶奶，写了舅舅又想起了大黄狗，写了大雪又想起了江水，不知不觉地，这篇小说有了长度。

为什么能够把一部小说写成了中篇？按我的理解，首先是这素材有了相当的容量，就像一个人身量大，穿的衣服自然就不会小。小说的长短度，就是这么出来的吧。该是短篇的你把它生硬地抻长，它就显得单薄，没有精气神；该是中篇的你遏制其发展，它的激情得不到释放，乌云满腔，会让人觉得沉闷压抑；而该是长篇的素材，你就得让它一泻千里地流淌下去，才能给读者带来淋漓尽致的艺术享受。。

除了相应的长度，中篇小说还应该有足够的韵。如果说短篇是溪流，长篇是海洋，中篇就是江河了。而气韵，就是水

面的薄雾。江河湖海日日流，薄雾却不是天天有。气韵的生成，与一个作家的眼界和审美，休戚相关。气韵贯穿在字里行间，是作品真正的魂。那些缺乏气韵的作品，纵有惊心动魄的故事，也让人觉得乏味。

一般来说，溪流多藏于深山峡谷，大海则远在天边，而纵横的江河却始终萦绕着我们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篇的文体更容易贴近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可以在江河上看见房屋和炊烟的倒影，听见桨声，也听见歌声。

当然，以上我关于小说长短度的比喻，讲的是通常的气象。在某些时刻，也有“异象”生成，比如电闪雷鸣会使溪流在某一时刻发出咆哮之声，大有江河之势；而海洋风平浪静时，会像一滴至纯至美的水。这些气质独特的“异象”之作，在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，它们大多出自天才笔下。

海纳百川，方可磅礴。同样，江河汇集了众多的溪流，才能源远流长。就是那些“异象”的生成，也无不依赖水本身的气质。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江河是生就的洒脱和丰盈，它们总要吸纳涓涓细流，才能激情澎湃。

由于江河流域不同，它们的气息也是不同的，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江河。对我而言，黑龙江、呼玛河、额尔古纳河是我的生命之河，感染它们的气息也就浓厚些。这些北方的河流每年有半年的冰封期，所以河流在我眼中也是有四季的。春天时，它们“轰隆轰隆”地跑冰排了，冰排就像一朵朵盛开的白莲，熠熠报春！夏季时，灿烂的江河上不仅走着船只，也

走着青山和白云的倒影。秋天，江河消瘦了，水也凉了，落叶和鸟儿南飞时脱落的羽毛漂荡在水面上，江河就仿佛生了一道道皱纹，说不尽的沧桑。冬天，雪花和寒流使江河结了厚厚的冰，站在白茫茫的江面上，想着冰层下仍然有不死的水在涌流，仍然有鱼儿春心荡漾地摆尾，真想放声歌唱——世界是如此苍凉，又如此美好。

我的中篇之水，汇集的正是那片冻土上的生活之流。从一九八六年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第一部中篇《北极村童话》开始，到二〇一二年《收获》刊登《别雅山谷的父子》，近三十年间，我发表了五十部中篇小说。此次以编年形式出版其中的四十部中篇，使我有机会回望和打量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。我发现这条路不管多么曲折，都有一个清晰的指向，那就是我的故乡，那就是我的心灵。

那一条条生命之河，就是盈满我笔管的墨水。它流出哀愁，也流出欢欣；它流出长夜，也流出黎明！一个被冷风吹打了半个世纪的人，一个在写作中孤独前行了三十年的人，深知这世界的寒流有多刺骨，也深知这世界的温暖有多辽阔。

所有的故事都不会结束，又怎能结束呢！

迟子建

2013年元月 哈尔滨

目录

001

九朵蝴蝶花

063

观彗记

139

青草如歌的正午

203

五丈寺庙会

259

鸭如花

九朵蝴蝶花

敲门声吓跑了那条在浅水中正要吞我的钩的黑鱼。我懊恼地睁开双眼，茫然地看着从窗帘透过来的单薄的晨曦。

敲门声急促地继续着。

我头昏脑涨地披衣起床，趿上拖鞋，摇摇晃晃地踱到房厅门恹恹地问：“谁呀——”

“公安局的。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我不由警惕起来，“我怎么知道你是公安局的？”

“这是我的证件。”

透过门镜，我见一个面色严峻的人举着一个打开的证件。楼道昏黄的灯光使它看上去影影绰绰的。

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看不清楚，而且证件是可以伪造的。我不能给你开门。”

那人往旁边一闪，另一个穿制服的人出现在门镜的尽头，这人很瘦，说话有点女里女气：“我也是公安局的。”

“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就够我胆战心惊的了，两个就更难应付了。”我心下想着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打开门再说吧，我们要向你了解些情况。”其中给我出示过证件的那个人说。

“有事请你们明天到我办公室去谈。”

那人低声咕哝了一句什么，不再坚持了。

我心有余悸地回到被窝，拈起手表一看，不过是六点一刻，便用下流话骂了一句这两位不速之客，然后蒙上被子打算旧梦重温。那黑亮的鱼体态匀称，在白色的浅水中恣意浮游着。它闯过了无数道为它而设的网，然而我随意甩向浅水的一弯鱼钩却吸引了它，也许因为鱼饵不是它通常所见的蚯蚓、面包渣、玉米糊之类的东西，我用了一粒金红色的马哈鱼子。黑鱼激情洋溢地张开了嘴，朝着钩奋勇而来，然而它很快就在敲门声中脱离了我的梦境。

没有结局的梦同慢性流感一样伤人。我老是想着黑鱼张开嘴就要吞钩的情景。它那柔软的腮会被尖锐的鱼钩刮出血吗？它会痛苦地挣扎着脱钩而走吗？

我再次来到那条大河时太阳已经不见了，河岸上少见行人。干渴的晚霞贪婪地将整张脸浸在河水里狂饮，使河水泛出陈旧的暗红色。我的鱼竿孤零零地抛在岸边，浅水困了晚霞的缘故，不那么清澈逼人了。我俯下身，打算拿起鱼竿看看钩上

有没有黑鱼。如果没有，那金红的鱼饵还在不在，正当我的手接近鱼竿的那一瞬间，那种撕裂梦境的敲门声又野蛮地响起。

透过窗帘的晨光已经较刚才丰满多了，我怒气冲冲地翻身下地，奔至门前，满腔愤怒地问：“谁？——”

“小沈，我是刘挺山！”他扯长了嗓子喊，“你开开门！”

刘挺山来干什么？他是我们单位的保卫科干事，快四十岁了，长得肉头肉脑，整天骑着辆破自行车出出进进的，平时见了他只是彼此点个头的交情。

看来今早这门非打开不可了，哪怕它是地狱之门。我受够了梦境被扰的折磨。

我“哗——”地摘掉门闩拉链，将门打开。

刘挺山的一左一右竟然站着两位穿制服的人，看来是先前的两位不速之客了。三个男人对着我现出吃惊的神色，我便恍然明白是自己穿着白色半透明的睡衣的缘故。我衣冠不整，昨夜因为贪杯过甚，也许眼泡也是浮肿的，他们没准以为撞见了幽灵。

“请进吧——”我将他们让到厅里，指着鞋架说：“那上面有拖鞋，你们自己换吧。”我返身回到卧室，将门关紧，打算换掉睡衣穿上一套规矩的能见警察的服装。卧室和厅里都静悄悄的，那三个人连话也不说。我讨厌自己换衣服时的那种窸窣窸窣的响声被陌生男人听见，当然对于我所爱的人来讲，我是乐意将这种声音制造给他听的，因为这本来就属于女人身上的一种美丽的声音。为了使这种声音永远成为爱的私语，我将录

音机打开，喜多郎的《丝绸之路》的音乐随之翩翩而起。

一条黑色牛仔裤，一件驼色高领套头羊毛衫，这装束即使放到中世纪也算得上庄重了。我叠好被子，走出卧室。厅里椅子缺员，所以有一名警察站着，我便去厨房搬出一把。

我靠在冰箱旁等待他们发问。

“我们去了你单位，不找个熟人来，看来你是不会开门的。”其中给我出示过证件的警察说，“你的警惕性真高。”

“最近报纸接二连三报道一些妇女在家里遭强奸后遇害。”我略带嘲讽地说，“已经死了八个女人了，可凶手如今还不知道在哪儿悠闲地喝咖啡呢。听说有一个被杀的女人还在哺乳期。”我抽动了一下鼻翼，“其中死去的丽园酒店的领班，就在我的前一条街。”

“这我们理解。”警察抽动了一下嘴角，“所以——”他指了指刘挺山，“让他来叫开门。”

刘挺山“嗨”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，昨天晚上你几点睡的？”发问的警察将头转向另一个警察，那人领神会地拿出纸笔，就着厅里的方桌准备记录了。

“我是今天凌晨一点一刻才上床的。”

“噢——”警察兴奋了一下，“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有什么响声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问：“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警察有些失落地继续问，“你怎么这么晚才上

床呢？”他说完后又连忙更正，“不是上床，是睡觉。”

他的解释不由引我发笑，我说：“晚睡是我的生活习惯。”

“那么你能回忆一下昨晚你都在干什么？”

“可以。”我说，“晚上我炖了鸡汤，烧了个虾仁菠菜，切了两个皮蛋，七点左右开始喝酒。”我朝厅的墙角处的一个空酒瓶努努嘴，“那是战绩。”

“你有一个人喝酒的习惯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我说，“昨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多喝了一些，不过我没醉。”我返身走进卧室举出一个画板，“瞧，我还画了九朵蝴蝶花。”

“这是你画的？”

“当然，我在酒后画的。”我沾沾自喜地说，“这种蓝色蝴蝶花多么动人！”

“为什么画的是九朵？”警察问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，“我觉得这块画板有九朵蝴蝶花才恰到好处。若再多一朵，绿草就显得不开阔了；而少一朵，就会缺少了和谐现出凋零的气象。”

“都有些什么人来为你祝贺生日？”警察又问。

“我一个人过的生日。”

三个男人都现出惊愕的神色。

“我是独身。”我变换了一下站的姿势，将腿叉开，双手抱在胸前，“生日只对个人来讲才有意义，我不愿意勉强别人来祝福我。”

两位警察面面相觑，现出极其失望的表情。

“你与邻居有往来吗？”警察又重新燃起希望问，“就是三号门的那对夫妇。”

“偶尔在楼道碰见互相点个头，没有深交。”我想起了他们常常在深夜时大吵大闹的事，便冲口而出，“他们老爱深夜吵架。”

警察的眼睛蓦然明亮了一层，他急切地问：“你能不能说具体点？”

“我工作晚了的时候喜欢到厨房弄点吃的。我的厨房想必与三号门人家的卧室相连，所以他们吵架时我能听到。他们大约都在零点左右开始吵。”

“他们吵些什么？”

“吵架的内容我并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们是在吵。只一两句话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他们在说这两句话时声调格外高，好像用尽了全身力气。”

警察瞪大眼睛敛声屏气等待下文。

“是‘你他妈的给我滚’和‘操你妈’。”我说。

“‘你他妈的给我滚’，是男人骂女人的吧？”

“不，是女人骂男人的。”

“哦。”警察敲了一下桌面，“他们一般吵多长时间？”

“这我不好说，因为我并不总呆在厨房里。”我说。

警察起身对我说：“谢谢你的合作，也许以后我们还会来打扰你。”

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三号门的女主人被人杀害了。”警察不动声色地盯着我说，“就在昨晚午夜时分。”

第九个被害的女人——与我相邻的女人。当她在血泊中挣扎的时候，我陶醉在九朵蝴蝶花的创作中。我颤抖不已，几乎不敢再正视蝴蝶花那青白柔嫩的花蕊。我惊慌得像一只被子弹擦伤的羚羊。

“谁发现她的尸首的？”我战战兢兢地问。

“凌晨两点，她丈夫回家的时候。”

“那时我刚刚入睡。”我觉得自己开始打哆嗦了，“她被强奸后杀害的？”

“跟以前的八个死者有所不同的是，她并没有被强暴的痕迹。”警察仍然不动声色地盯着我说，“不过杀人的方式与前八个是相同的。”

我终于抑制不住地神经质地叫了起来：“那你们还在我这里浪费时间干吗？你们跟我啰里啰嗦的时候，也许第十个人已经被害了！”

我的无礼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愠怒，他们只是礼貌地起身，说着“打扰了”，然后到三号门的家里去了。我恐怖异常，头晕目眩，连饥饿的感觉都没有了。我的枕头底下横放着一把锋利的剪刀，床头柜与床之间窄窄的凹缝中隐藏着一把铁锤，在厅门口的装有雨伞、手套、鞋垫的小木箱里，匿藏着一把龙泉宝剑，那钢是上好的，而且我请人为它开了刃。独身女人的居

室就是一个布满机关、危机四伏的地方，社会秩序的动荡和混乱使我不得不做如此考虑，以备不测，否则一旦遭遇危险那将束手待毙。我不能指望自己总有良好的警惕性。把所有的可疑的陌生人拒之门外，这固然很关键；但是一些被熟人算计者也大有人在，所以屋子的各个角落便有了可供自卫的器具。我可不想自卫之后又身陷图囿，那样还不如死去。所以我选择了剪刀、锤子、宝剑这类物件，它们具有为人服务和抵抗暴力的双重属性。它们不像匕首那样惹眼，因而自由度很大。剪子既能铰出好看的窗花，也能刺中一个人的心脏；锤子既能把一颗闪亮的钉子固定在墙上，挂上一幅自己满意的画，也能敲碎一个混账的头颅。宝剑就更不用说了。这种如今用作装饰和健身的器具是中世纪男人们最喜欢的决斗武器。我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望着它们所存在的秘密角落而陷入遐想。

一上午的时光像婊子一样令人生厌地溜走了。三号门里的女主人因为被谋杀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。警察频繁地调查邻居，询问最近有没有看到形迹可疑的人在楼道徘徊，当然问得最多的是关于他们夫妻吵架的事。二号门的女邻居诡秘地问我：“警察向你调查他们吵架的事吗？”

“也许你们那堵墙隔音好。”

“你听说了吗？那女人死的时候她男人不在家，他回来时都半夜了。”

“现在的男人经常半夜回家。”

“我丈夫就不这样。”女邻居有些炫耀地说，“他一下班就